百科小譯叢

形式邏輯

勃魯塞林斯基著

沈志遠譯

新中國書局發行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圖書館藏書章

出版總署圖書館版本度藏章

百科小譯叢

形式邏輯

勃魯塞林斯基著
沈志遠譯

49.3
光復

新中國書局發行

25681

30949
啟字

目次

一　導言……
二　形式邏輯發展史略……
三　形式邏輯諸基本學說之批判……三
四　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之相互關係……四六

北京圖書館藏

一　導言

形式邏輯(Formal Logic,亦譯形式論理學——沈)是形而上的(反辯證法的)思惟方式及其在邏輯學上的理論的表現。形式邏輯這一名辭本身，曾被黑格爾(Georg W. F. Hegel,1770—1831)廣汎地使用過：他把自己的辯證邏輯跟他所嚴格批判的形式邏輯對立起來；他把後者主要地了解爲曾被康德估定了一般性質的那種形式邏輯。

在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9)底著作中，「純形式邏輯」(Bloss Formale Logik)這一術語，祇在他底「純理性批判」中遇見過一次(見該書頁一七〇)。康德每每稱形式邏輯爲「一般邏輯」(Allgemeine Logik)，有時也稱它爲「普通邏輯」(Gemeine Logik)；並把它跟自己的「超絕邏輯」(Transcendentale

Logik）對立起來。康德底批判哲學底基本特徵是它底二元論（特別是形式和內容底二元論）和主觀主義（以主體和客體、思惟和存在之形而上的分裂爲前提）。適應着這一點，所以康德給了極厲害的主觀形式主義的邏輯定義之一，卽是說：『邏輯是研究理解和理性一般之諸必然法則的科學，或者說，是研究單純的思惟形式一般的科學，這是一樣的……，它是研究必然的思惟法則的先驗科學。』（註一）『一般邏輯抽去了任何的認識內容和各種認識對象底任何區別，它所探討的只是單純的思惟形式，它是一種純邏輯，因而不包含任何經驗性的原則。它是一種論證的（Demonstrative）科學，其中的一切都具有先驗的眞實性。』（註二）這種邏輯所研究的祇是『一切思惟底形式的規程』，它『不能指示出任何凡以暴露不關於形式而關於內容的那些錯誤的標準來』（註三）。它底任務在於規定吾人判斷之形式上的正確性底諸法則，而完全不接觸到它們

（指吾人之判斷——沈）底『物質的（客觀的）眞實性底問題』（註四）。

（註一）見康德著，邏輯，導言第一節。

（註二）康德著，純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一七八七年德文版，頁七八。

（註三）同書，頁八四。

（註四）同書，頁八五。

在十九和二十世紀資產階級的哲學文獻中，大部分都把形式邏輯只了解爲跟前面所引的康德底解說相符合的那一種，而把它，譬如說，跟歸納邏輯對立起來。恩格斯指示道，存在着『兩種哲學派別：形而上的，研究諸種不動的範疇；辯證法的，研究流動的範疇』（註一）。『在形而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精神形態，卽概念，都是各個不變的、停滯的、永遠如是的研究對象；要求吾人一個管一個地去考察，各個不相關連地去考察。形而上學者所思考的是永久不變的、絕對的諸對立；他們底語式是「是卽是，非卽非」；超過了這個公式的，

都是有害的胡說。在形而上學者看來，任何事物或是存在的，或是不存在的；在他們底意思，以爲事物不能同時是它自己，同時又是別種東西；正的和負的是絕對互相排拒的；原因和結果同樣地是互相對抗着的彊硬的反對體。』(註二)跟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的處理事物及其精神的反映，主要地是從它們底相互聯繫中，從它們底連鎖關係中，從它們底運動中，從它們底發生和消逝中，去考察它們的。』(註三)

(註一)馬恩文存卷二，一九二七年弗蘭福特版，頁一五一(Marx-Engels Archiv Band II Frankfurt)。

(註二)恩格斯著，反杜林論，一九三四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的德文版，頁六。

(註三)同書，頁七。

形而上學也不常常否認客觀世界中的運動和發展。可是運動被形而上學解釋成諸靜止狀態之簡單的總和了。發展也被它了解爲某一不變的質底單純的量

的增或減了。形而上學有時還承認矛盾及諸矛盾物之鬥爭，但是它只把它們看作諸種外部力量和對立體底鬥爭。

形而上的思惟方式及其理論的表達——形式邏輯，可能存在於唯物論底基礎上，可能存在於唯心論底基礎上，亦可能存在於各種各樣二元論的、折衷主義的世界觀基礎上。可是因爲根本上形而上的思惟方式是客觀世界諸法則與形式之不正確的反映，它就跟徹底的唯物論不能融洽共存；這種唯物論底處理現實世界，是『按照它自身給與一切不預先存着唯心論成見的人們的那種樣子』去攷察的（註）。形而上的唯物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主觀主義、唯心論、圖式主義底成份，並替宗教留出空隙（因爲它不能對事物自動底來源，給予唯物論的解釋）。

（註）恩格斯著，費爾巴哈論，一九三三年，頁三八。

把抽象的思惟諸定義看成了絕對體，把形式跟內容分裂了開來後，形式邏輯就經常地具有一種唯心論底傾向。現實是流動的、變動的、多方面的、矛盾的，形式邏輯却要求它自己的諸概念之抽象的等同而不容納任何客觀的矛盾。在大自然中，沒有絕對的形而上的差異，也沒有絕對的形而上的等同；兩者都『祇是被我們底思想反映』（恩格斯語），攙入自然界中去的。但是形式邏輯縱不給與現實之正確的反映，實際上它却不祇是研究思惟形式，亦且是研究存在形式的學問，——固然，這裏所說的存在，不是眞實的存在，而是被形而上的思惟方式所歪曲了的存在。遠非形式邏輯底一切代表都給了像康德那樣的定義（邏輯是研究理解和理性之諸法則的科學，是研究單純的思惟形式的科學）。例如阿昆那特（Aquinat）解說邏輯爲『依據形式的原則以研究事物』的科學；華爾夫（Wolff Christian）底信徒維爾分格（Wilfinger），則於一七二九年說邏輯

是『依照事物而思攷的藝術』。照海爾白特（Herbart）底意見，則謂邏輯所探討的是『吾人所思考的事物之諸關係』，『不是概念底動作，而祇是給我人以概念的事物』。許多最新的形式邏輯底代表（例如所謂數學邏輯底信徒們），確定說邏輯是研究諸客體間的種種關係，而並不是研究「思想法則」本身的（例如斯梯屏「Stebbing」在其一九三〇年倫敦出版的「現代邏輯導言」一書中，即如此說）。十九和二十世紀的布爾喬亞哲學家，不少次把邏輯底對象確定爲「觀念的存在」，即純思惟的，純抽象的「存在一般」，它跟實在的經驗世界毫無類同之點，然而它却是「存在」。此外我們還遇到以邏輯爲研究事物一般之科學的定義（如伊台 遜，海爾白特）。

新馬赫主義派形式邏輯底代表之一韓斯漢（Hans Hahn），企圖把形式邏輯爲研究事物之科學這一觀念跟他自己的以此種邏輯爲論判斷事物之諸規則的科

學底那種新觀念對立起來。他寫道：「舊的邏輯觀大致是這樣：邏輯是研究事物之最一般的屬性的學問，是研究一切事物所共同的諸屬性的學問，……是研究一切事物，研究事物一般的學問。反之，我們底邏輯觀則確定：邏輯並不解釋到一切的事物，它一般地不解釋任何一件事物，它所解釋的祇是我人藉以談論事物的那種方法。正由於下述的情由，即任何一條邏輯原則，一般地都完全不述及任何一件事物——正由於這種情由，才產生它底（邏輯原則底）可靠性，它底普遍適用性，或者說得好一些，它底不可駁倒性。」韓斯漢所持的這種邏輯觀，絕對不是什麼新的觀點。譬如照康德底見解，邏輯祇是解釋「純粹的思惟形式」的。可是不論韓斯漢（追隨康德之後）和其他布爾喬亞邏輯學者們怎樣地撇開跟事物的一切關係，他們底邏輯形式究竟祇是事物外表形式之單方面的、歪曲的、被曲解的和形而上的反映；他們視一切事物為不變的、永遠固

定的「事物一般」，抽去了它們底活的生命　抽去了它們具體的內容，抽去了它們內部的矛盾，以及抽去了它們內部的連繫和相互關係。因此，形式邏輯底一切類型在其本質上是同一的。

二　形式邏輯發展史略

當做統治現實世界的客觀辯證法則在人類意識中的自覺的反映看的辯證法，祇是在人類思惟發展底一定的、較高的階段上才能產生的。在希臘哲學底偉大的創造者，特別是在赫拉克利圖（Heraclitus）底思想中，辯證法得到了第一次典型的表達。在古希臘思想家底觀念中，『辯證法的思惟，還是採取自發的單純形態表現着的。……正因爲他們還沒有做到解剖自然、分析自然的地步，所以他們還是把自然看做一個整體，從一般的和整個的大體上去觀察自然。世

界上諸種現象之普遍的連繫，不曾予以詳細的證明：在希臘人看來，這種連繫是直接直觀底結果」（註）。正如恩格斯所指示，希臘辯證法底缺點就在這裏，由於這種缺點，它就只得讓位於形而上的事物觀。隨着個別的科學——數學、力學、天文學及物理、生理和社會科學底萌芽底發展，希臘思想家中間開始顯露出形而上的思惟底徵候來了（如狄莫克利圖，亞歷士多德）。偉大的希臘哲學底創建人思想中所特具的那種粗率的、直觀的辯證法，讓位給了替一種二元論辯正的企圖，這種二元論就是沒有任何內部矛盾的、不動的「眞實的存在」和永久運動的、變化的經驗兩者間的二元論（伊利亞學派［Eleatic School］）；同時又讓位給了絕對的、主觀主義的相對論——辯證法之形而上的曲解之一（詭辯學者，克拉梯爾）。反動的貴族政治底思想家柏拉圖，根據不可抑制的唯心論底立場，形式主義地曲解了辯證法，並完成了一個決定的轉向，轉向於知

識之形而上地轉變爲絕對體，以與詭辯學者底相對論相抗衡。

（註）馬恩文存，卷二（Marx-Engels Archiv-Band II），頁二二一。

給邏輯以第一次有系統的解說的，是亞歷士多德。資產階級的作家們把他當做形式邏輯底首創人和典型的代表。可是實際上亞歷士多德底學說中，有着形式邏輯跟辯證法的極其獨特的結合和鬥爭（形式邏輯跟辯證法的結合和鬥爭，一般地爲希臘哲學——從伊利亞學派起直到亞歷士多德包括在內——所特具的）。亞歷士多德頭一次對『辯證法思惟之最重要的形式』（見恩格斯底反杜林論）給予有系統的研究。他底邏輯所根據的出發點是這樣一個原則：思惟底形式適合於存在底形式。『我們有多少樣的思想表述方式，就有多少樣的表述存在的方式』（見亞氏著「形而上學」）。亞歷士多德研究了一般的「思想表述底種類」（範疇），研究了判斷和推論底形式，發揮了關於定義和證據的學說。他

又是著名的三大思惟法則底創作者。列甯曾給亞歷士多德底邏輯以深刻的和光輝的評估：『在亞歷士多德底學說中，客觀邏輯隨處都跟主觀邏輯混合着，而且隨處可以看到客觀邏輯。認識底客觀性是沒有疑問的。天眞直率地相信理性底力量，相信認識底力量、威力和客觀的眞實性。同時又天眞直率地混惑不清，對於一般和個別底辯證法——概念和被感覺所領悟的個別的實體、事物、現象之實在性底辯證法——表示束手無策地可憐的混惑糊塗。在亞歷士多德底思想中，經院主義和僧侶主義抓住了死的，而不抓住活的探究，考查。亞歷士多德底邏輯是探究，考查，趨向黑格爾底邏輯——而用它，用亞歷士多德（他隨處，在每一步驟上，所提到的正是關於辯證法的問題）底邏輯，製成了死的經院學說，同時放棄了一切探求、動搖、設題底方法。』（註）

（註）見列甯底哲學筆記，頁三三二。

亞歷士多德之後，邏輯愈來愈採取形式的傾向。梯阿弗拉斯多（Theophrastos）、尤頓摩斯（Eudemos）和斯多伊葛派（Stoics），拿論條件和論分別推斷的學說補充了亞歷士多德的邏輯。以後幾世紀中的哲學家，則限於對亞歷士多德學說的註釋和使他底邏輯適應於古代社會底衰落及與此相關連的唯心論和神祕主義底普遍底條件之下的自己諸種新要求的那種企圖。如若說在古代哲學後期也可遇到辯證法的話，那祇是一種澈底神祕的、潑羅克洛斯（Proklos）底神學的假辯證法；潑氏曾企圖藉外表的、形式上辯證的方法之助，以辯證其對舊的神靈的信仰。

亞歷士多德底邏輯遺產，以不完整的和未完成的拉丁文的翻譯，轉移給中世紀的基督教哲學家了。那時他們把哲學公然轉變爲神學底奴僕。邏輯亦墮落而成爲玩弄空洞概念以辯正和祖護教堂訓條爲目的的一種純形式的技巧。中世

紀的經院主義者是學院派形式邏輯底創建人；這派形式邏輯，縱然帶着死板的形式主義和「不可容忍的空洞性」（黑格爾底用語），却直到現在還在西歐底學派中保持着它底生命。這種經院主義的邏輯，完全適應着封建社會底固守性，適應着實證科學底衰落和由研究現實事物的理論與趣轉到對永遠固定的「永久眞理」、「聖典」和被教堂列入教義的一部分亞歷士多德的學說的闡解和辯正之轉換。隨着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誕生，科學和技術就開始急速滋長。從各方面掀起了反對將亞歷士多德的三段論法變爲死的經院學說的運動。可是因爲當時的事情在於推進對自然之精確和詳密的研究，所以大家底全部注意力首先都集中於研究個別的事物與現象，將自然分解爲許多個別的部分，以及對物體底構成作解剖的研究。這就造成了一種習慣：對自然事物和自然現象作孤立的（隔離的）觀察，丟開了它們一般的連繫，不從它們底運動中和活的生命中而從

不動的死的狀態中去觀察它們。『被培根（F. Bacon）和陸克（J. Locke）從自然科學轉移到哲學中去之後，這種世界觀就造成了近幾百年來特有的缺陷：形而上的思惟方法。』（註一）

在勃魯諾（Bruno）、在培根、在笛卡兒（Descartes）、在斯賓諾莎（Spinoza）、在萊布尼茲（Leibniz）底學說中，都包含着辯證法底原素，然而在大體上，近代哲學『愈來愈傾向於所謂形而上的思惟方法；這種思惟方法差不多又獨佔地支配了十八世紀的法國思想家，至少是支配了他們底專門哲學的著作』（註二）。在當時的科學發展底階段上，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爲『在我們不明瞭個別的時候，我們也就不明瞭一般的情景。爲要研究這些個別的情景，我們就得把它們從它們底自然的或歷史的連繫中排除出去，分別地去觀察它們底每一個，研究它底特性，它底獨特的原因、結果等等。』（註三）

(註一)恩格斯著：反杜林論或馬恩全集頁二一。

(註二)同上，頁二〇。

(註三)同上，頁二一。

培根在駁斥經院主義的三段論法的邏輯時，特別有力地說明了歸納法底意義，認爲它是開拓新眞理的惟一方法。培根是新的歸納法邏輯底創造者；用我們現代人底眼光去看，他底歸納法邏輯是極不完備的和偏面性的，可是它縱然大體上是形而上的性質，在當時却具有進步的意義。堅決地表示反對經院派的三段論法的，還有笛卡兒。但是除了同一形而上的邏輯，加上一些直觀主義的色彩(笛氏認爲概念底明白性和顯明性，便是它們底眞實性底標度)和個別的辯證法底閃光而外，他也拿不出別的東西來跟經院派的邏輯相對抗。笛卡兒底某些基本觀念跟亞歷士多德底形式邏輯的學說結合起來，就表現爲所謂「波爾。

羅耶爾底邏輯」，後者形成於一六六二年巴黎出版的邏輯或思惟術那篇論著中，那篇論文底著者是阿爾諾，尼戈爾及其他波爾・羅耶爾僧院出身的楊申主義(Jansenism)者。萊布尼茲也添了一些新的原素到形式邏輯中去。第一，他是所謂「充足理由底法則」之創造者，他認爲這是吾人一切推論底基本原則之一，跟舊的「矛盾律」有同等價值；第二，他是現代數學邏輯底前人之一，這種邏輯是要把思惟當作計算看，當作對於各種符號及其各種結合之純形式的運算看。對於這種邏輯的「計算」，黑格爾已經給了一度掃蕩的批判（見邏輯學第二部關於推斷的一章）。康德把邏輯劃分爲二種，並把它們對立起來：(一)「一般的」、「平常的」、「純形式的」邏輯，這是抽去了一切內容，抽去了跟客體的一切關係而祇研究單純的思惟形式的邏輯；(二)「超絕的」邏輯，它以一定的內容爲限，卽以純粹的先天知識底內容，也就是說，以範疇、理解底基礎原則及理性

底觀念之內容爲限；而且這些範疇、基礎原則和觀念　對於「事物一般」有着必然的和重要的關係，它們並且還首先爲我們創造了對象——認識底對象。康德認定「一般邏輯」或「平常邏輯」祇是「科學底先導」；他確定說，從亞歷士多德時代以來，它不曾、而且也不能向前進展一步，因爲它是一種已經完成的和一產生就完全長成的東西。反之，「超絕邏輯」照康德底竟見則有待於探討；康德在「純理性批判」一書中就進行了這樣的探討。在「超絕邏輯」中，康德以下面一個基本的假設爲根據，卽：自在之物是絕對不可認識的，我們所探討的只是主觀的印象；這些印象是我們自己所造成，使它們客觀化，並藉先天的思惟形式之助以製成其體系。依康德底見解，自然法則是理知賦予自然的。這就是康德底超絕邏輯底基本荒謬之點。由於康德底形式和內容底二元論，由於他底純概念底先天說（Apriorism）和傳統的形式邏輯底絕對化，他就沒有能力擔負

起克服形式邏輯的任務，而且他自己的範疇表還是從形式邏輯裏抄襲來的呢。

康德底超絕邏輯沒有超過廣義的形式邏輯底範圍；它完全以承認爲形式邏輯之基礎的有名的三大思惟法則之絕對意義爲根據；它無條件地否認矛盾底客觀實在性。然而由於他提出了關於新的認識論邏輯之必要的問題，由於他頭一次作了創造這種新邏輯的嘗試，以及由於他底下面一種學說——當理知底諸範疇被應用於世界底整體上去時，理性就不可避免地要產生矛盾，——由於這一切，康德替邏輯發展底新階段奠定了始基，而這一新階段是表現於費希特(Fichte)、謝林(Schelling)和黑格爾底唯心論體系中的辯證法底探討。還在純理性批判出版的很久以前，康德就拿他底自然通史與天體論一書，在十八世紀的形而上的思想體系上劈開了「第一條裂縫」(註)。

(註)參閱馬恩全集卷十四，頁四八〇。

唯心論辯證法完成於黑格爾底哲學。恩格斯曾指出，黑格爾底辯證法『似乎結束了全部過去的邏輯和形而上學』(註一)。黑格爾尖利而中肯地批判了形式邏輯底空洞性和無效果性，並主張邏輯不應研討外表的、跟內容無關的形式而應研討有內容的、跟內容有不可分離的連繫的形式。可是由於他底唯心論的關係，他自己仍不免替舊的形式邏輯効力(註二)；他自己的邏輯仍從形而上地等同的「純存在」("Pure being")出發的；而範疇底互相轉變，他大部分是藉人工的、形式的和純語文的結構之助來予以證實的。在唯心論者黑格爾底學說中，辯證法底法則『並非從自然和歷史中抽引出來，而是當做思惟法則而加諸自然和歷史上去的。由此就產生全部艱難的和往往可驚的思想組織：世界——不管它願不願意——必須遵照邏輯的體系，後者本身祇是人類思惟發展底一定階段上的產物』(註三)。雖然黑格爾主張將內容包括到邏輯底對象中去，但是這種內容

，照黑格爾底見解，是在自然和歷史受邏輯支配之基礎上發展起來，它具有抽象的、唯心的歪曲的性質，而把一切關係都頭脚顚倒過來了。在黑格爾底學說中，沒有內容和形式底統一，而是內容被溶解於形式中，歷史被溶解於邏輯中。其結果是黑格爾不但「開拓了」思想和現實世界之基本的辯證的運動形式，而且還給它們以「神祕的形式」(註四)。

(註一)恩氏著：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之書評。

(註二)參閱列寧底哲學筆記，頁一七九——一八一。

(註三)恩格斯著：自然辯證法或馬恩全集卷十四，頁五二五。

(註四)馬恩全集卷二十三，頁二九一。

跟抹煞現實矛盾的唯心辯證法相對抗的唯物辯證法，對於無產階級鬥爭之偉大的意義，已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版書後中由馬克思予以精當而明確的指出

。『採取神秘化形式的辯證法，在德國變成時髦的東西了；因爲看起來似乎它是表彰……事物之現實狀況的。採取合理形式的辯證法，只激起了資產階級及其學說家思想家們底痛恨和驚怖，因爲它在現實之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又包含着它底否定的理解，它底必然崩潰底理解；它從運動底源流中去觀察每一現實的形式，因而亦卽從現實底變動的方面去觀察它；——它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屈服；就它本身底實質而論，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註)

(註)馬克思著，資本論卷一，一九三四年莫斯科版，頁二一。

對於歷史發展過程底實際矛盾的恐懼，使得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想沒有克服形式邏輯底偏狹性的可能；而且唯心論的辯證法甚至採取典型的形式而做了形式邏輯底俘虜。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在「社會生活」之辯證的矛盾以自發的和不可克服的力量把它自己暴露出來的時候，資產階級就企圖拿各

種各樣反動的形式邏輯的曲解辯證法（例如相對論——以使邏輯適應於新條件爲目的的那些曲解——去對抗他們所仇恨的革命的唯物辯證法。然而從十九世紀後半起，唯物辯證法，不僅在無產階級底革命的階級鬥爭底範圍內，亦不僅在社會科學底領域內，而且也在自然科學底領域內，都已成爲必要。積纍着許多偉大的發見和結論的科學，已不復以舊的形而上的思惟方法爲滿足；這種思惟方法，在低級的分析階段上，在自然界底各種事物和現象被隔離起來觀察而不從它們內部的相互聯繫上去考察的時候，便成爲一種不可避免的研究工具。

黑格爾以後的布爾喬亞哲學，不曾能接受黑格爾底哲學遺產，不曾能運用和發展黑氏哲學中所包含的有價值的東西。若說布爾喬亞的黑格爾信徒們不曾學會甚至如何闡解黑格爾底邏輯，則其他派別的哲學家或者完全拋棄了全部黑

格爾辯證法，整個兒地回復到了形而上的思惟立場(例如布赫奈爾〔Büchner〕，福格特〔Vogt〕和摩萊蕭特〔Moleschott〕，或則將自己主要的注意力用到黑格爾辯證法底批判和形式邏輯思惟法則底擁護上去。固然，有些哲學家，如特倫德倫堡(Trendelenburg)和伊貝威格(Ib rweg)(註)有時也多少正確地指出了某些黑格爾邏輯之有機性的缺陷，卽從他底唯心論基礎上所發生的一些缺陷，可是這種批判底理論水準却很不高，因爲他們是從折中主義的立場去進行批判，而就其一般的性質而言，這種批判本身仍是反辯證法的。但是特倫德倫堡和伊貝威格二人俱把目光向後回顧到亞歷士多德而談論到什麼思惟形式和存在形式底「並行性」。黑格爾以後的布爾喬亞哲學家無效果地企圖消除學院派形式邏輯底空洞性和抽象性，而仍保持這種邏輯底原則基礎。爲了多少想復活他們自己的形式邏輯，他們就把認識論和科學方法論底成分滲入到形式邏輯中去 可算

爲這類嘗試之實例的，就是所謂「內在學派」(Immanent School) 底主要代表威廉·氏披所倡的「認識論的邏輯」(一八七八年)；依照他底學說，一切認識底對象都是「意識一般」底產物，而這種「意識一般」是依照不矛盾的聯繫之邏輯認識論的法則而活動的。「方法論的邏輯」底實例就是齊格華特底邏輯。齊氏底邏輯整個兒地逃不出純主觀主義的形式邏輯底框子。他自己也申述過，他底邏輯『排除一切關於思惟過程之形而上學（他稱論存在的學說爲形而上學——編者註）的意義的諸問題，而視思惟爲『主觀的機能，它並不把對它所提出的諸種要求散佈到存在底認識上去』(見方法論的邏輯導言第四節)。

(註)特氏一八四〇年著邏輯的研究，伊氏一八五七年著邏輯底體系。

在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愛德蒙·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在他底邏輯的研究（一九〇〇——〇一年）一書中提出了「純邏輯」底主張；這種「純邏

輯」是探討理想「意念」的理想科學；它跟經驗的現實界毫無相同之點而跟經驗的心理學處於形而上的對立地位。從大體上說，胡塞爾底「純邏輯」是柏拉圖底觀念學說和笛卡兒底「思惟之第一本質」說底復活。另一種「純粹的」、「反心理學的」、唯理主義的形式邏輯底類型就是新康德派科亨（Hermann Cohen，見其一九〇二年所著之「純認識邏輯」一書）底邏輯；他用純唯理主義的唯心論底精神去解釋康德，並把康德跟萊布尼茨和馬伊義接近起來。

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可以指出兩個主要的邏輯派別來：（一）歸納法的經驗邏輯，其主要的代表爲會威爾（Whewell）和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二）極端形式主義的邏輯，轉變爲所謂數學的邏輯或邏輯術（如哈密爾登、布爾、席方斯諸人之邏輯學）。

密爾底邏輯體系（System of Logic）一書初次出版於一八四三年。密爾雖

然攻擊傳統的三段論法並曾對科學研究底實際方法，作過分析底嘗試，可是他所接觸到的祇是形而上的思惟底初步方法，因而他底邏輯也祇是反辯證法的形式邏輯底一種特殊形態。不論是密爾或會威爾所特具的歸納法之偏面的提出，遭遇了恩格斯底粉碎的批判（在其「自然底辯證法」一書中論及「歸納萬能派」的那段摘記）。歸納法邏輯之根本缺陷在於對原因和結果兩範疇特形而上的機械論的見解及其完全無能了解一般、特殊和個別三者間之辯證的統一性。到後來，邏輯科學中的經驗主義派，採取了實驗主義(Pragmatism)底形式，後者大半盛行於美國（以詹姆斯、杜威諸人爲代表）；其在英國，則以雪萊（Schiller）爲代表。實驗主義否定任何的客觀眞理；它宣佈，凡是在目前予吾人以直接利益的，和在俗世生活的實踐中發生實際作用的，都是眞理。但是因爲宗教也可以適合於這一標準的，因而這種學說也就成爲最卑劣的僧侶主義、神道說教

和一切迷信思想底理論根據了。依照這種學說，邏輯的思惟祇具有極有限的和極有條件的意義。無理性主義就被宣佈成立了。實驗主義的邏輯，是以主觀唯心論和相對論爲基礎的辯證法之形式邏輯的代用品之一。

至於講到形式邏輯中的形式主義的數學派（卽所謂數學派的形式邏輯——沈）的話，那它最初是表現於哈密爾登底學說；依據這種學說，判斷變成了簡單的等同（例如『一切甲等於一切乙』，或『一切甲等於某些乙』）。其後又有人把諸概念之邏輯的「加合」(Addition)和「倍乘」(Multiplication)底記號，引用到邏輯中去（如布爾）。最後便發展到了「命題底計算」和「比例底邏輯」（如英國的席方斯［Jevons］，美國的皮爾斯［Pirce］，德國的雪萊兜［Schr der］和弗萊格［Frege］，意國的皮安諾［Peano］和英國的勒塞爾［Ressel］。對於這種極端形式主義的邏輯學派，他們企圖藉諸種數學的標記和公式底應用，賦之以

實說科學底外表；這一邏輯學派跟現代數學底危機有極密切的連繫，跟解釋數學爲討論「純思惟」之隨意的、純形式的結構的科學的那種嘗試，有極密切的連繫。現代數學邏輯或邏輯術底代表們，很公正地指出了下面的一點事實：即傳統的，學院派的形式邏輯所研究的形式特質，祇是諸名詞間的一種關係底形式特質，即祇是賓辭對主辭的那種關係（主(S)即是(P)賓）底形式的特質，而其他種種外部的關係，例如在「較多」、「等於」、「右邊」、「左邊」等等字上所表達出來的那些關係底形式的特質，則完全擱置不談。但是這些數學邏輯家把這種外部關係包括到自己的考察對象中去，同時又把諸「命題」間的形式關係，也當作自己考察底對象，這樣他們較之舊的傳統的演繹法邏輯底代表們，更加強了研究底純形式性，並且更遠地脫離了活的生活，脫離了動的事物之具體的考察。

在二十世紀之初的法國，可以看到兩個特出的邏輯學派：（一）視邏輯的概念與範疇爲純粹符號而不反映任何現實的普安卡萊（A. Poincar）底符號論（Conventionalism）和跟它相接近的苦都爾（Couture）底邏輯學說（見苦著邏輯底代數，一九〇五年版），（二）柏格森（Bergson）及其學派底非理性的直觀主義（Intuitivism），宣佈眞實的現實是神秘的無理性的生命之流，是絕對的流動性；其中毫無確定的東西，也毫無縱然是相對固定的東西；因此這種現實不可能被邏輯推理之諸範疇所把握，而祇有在非理性的直觀中被揭露出來。這第二個學派是帶着表現得異常露骨的神秘主義成份的特種的形而上的僞版辯證法。

在今日的意大利，也存在着一種帝國主義時代所特有的形式邏輯的僞版辯證法，即如秦梯爾（Gentile）「行動主義」（Actualism）的唯心論。這種學說將「辯證法」變作純形式的、主觀唯心論的「精神底絕對變動」，這是一種脫離了

一切實在內容和客觀發展過程的「純行動」。

近年來在奧大利、捷克和德國，卡納潑、雪利克、維特根斯坦、弗蘭克及其他諸人底「新實證主義」流行頗廣；他們把馬赫派的現象主義跟萊塞爾底邏輯學說和普安卡萊底符號論聯合起來。依照他們底學說，邏輯祇是「同語反復」的諸命題底體系；這些命題所闡述的，都是關於我人所採用的諸符號間的關係，而完全不談到現實本身，不談到認識對象本身的。

十九和二十世紀的布爾喬亞邏輯史昭示吾人，雖然外表上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和派別，吾人所見到的卻隨處都祇是理論思惟衰退底同一景象，理論思惟脫離現實研究而變成經院主義形式主義的符號玩弄，變成柏拉圖主義底神秘說教，變成以拋棄事物本質之客觀的認識爲基礎的庸俗的狹窄的實際主義，變成空洞的、唯心的奧妙難解之語和非理性主義。一個早已不成爲社會進化之負荷者

的階級底理論思惟　實在也不能不如此。

三　形式邏輯諸基本學說之批判

形成形式邏輯之諸基本學說，就是論思惟法則的學說，論概念和定義的學說，以及論判斷和推理的學說。形式邏輯之諸基本的思惟法則認定：抽象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同一律是說：甲就是甲，一切事物和一切概念永遠等同於它自身。在批判抽象的形而上的同一觀時，恩格斯指出，『在無機物的自然界中，一般的同一 (Identity as such) 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每一物體經常地受着機械作用和物理作用底支配，這些作用在它裏面引起着不斷的變化，改變着它底同一性。』形而上的同一性這個範疇，對於有機體世界更不適用：『植物、動物、每個細胞在它生命底每一瞬間　都等同於它自身，同時又都跟它自身

相區別，由於物質底吸收和排泄　由於呼吸作用等等……。抽象的等同和它跟差異的對立，紙有在數學中和在探討精神組織的抽象科學中纔適於存在，縱然這種精神組織也是現實底反映，——可是卽在這裏它也是經常地揚棄着的。」（註）抽象的、形而上的同一，同樣地也不適用於人類的認識過程和認識形式。卽在確定關於某一主辭的某一云謂辭的一種最簡單最初步的句語中，已經包含着對於一種自身包含差異的同一性的默認，包含着對於對立物之辯證的統一的默認（例如一般與個別之統一）。

（註）見馬恩文存卷二，頁一五八。

事物自身之抽象的同一，乃以它和其他一切事物之同樣抽象的區別爲前提。由此就產生形式邏輯底第二條規律，卽矛盾律；這一規律是說：甲不是非甲，甲不能同時是甲又是非甲。這一規律是前一規律之反表現；不過它同時又

說到，在形式邏輯的思惟中不僅存在着死的、抽象的、形而上的同一性，而且也存在着——作爲對前者之必要的補充——死的、純外部的、形而上的對立性（諸事物間的和諸概念間的對立性），世界之分成爲種種不同的甲與非甲的那種絕對的破碎性。假如說甲是甲而不是非甲，那末說到任何事物時，形式邏輯就祇能容許兩句斷語之一：它或是甲，或是它底反面——非甲，但絕對不是對立物底統一。這就是排中律，它是前兩條規律之開展的和總結的表述。

若說唯物辯證法底核心是對立物底統一和鬥爭，那末形式邏輯底核心便是這一法則底否定和用抽象的同一、抽象的矛盾和抽象的「排中」諸形而上的原則去代替該法則。形式邏輯承認同一又承認對立，但是它不願意承認兩者之內部的統一，兩者之相互貫穿和鬥爭。如果以爲唯物辯證法排斥一切同一，排斥一切對立和一切按照『非此卽彼』這一公式的斷語，以爲它時時只要求按照『既

是又非』這一公式的答案而不容許作任何固定的確實的解答，——這樣的想法是大錯而特錯的。唯物辯證法承認具體的辯證的同一，卽內部包含差異（區別）、變化、矛盾和對立性的同一。抹煞一切界限，抹煞一切客觀規定性的，不是辯證法而是詭辯論；後者是辯證法之形式邏輯的代替品之一，是形而上的形式邏輯的思惟型類之一——形式主義的、主觀主義的和相對主義的歪曲辯證法。列甯不止一次地指出唯物辯證法與爲各式各樣機會主義 和革命叛徒們所廣泛使用的詭辯論之間的對立性。『主觀主義（懷疑論和詭辯論等）跟辯證法的區別……在於在（客觀的）辯證法中，相對和絕對之間的區別也是相對的。依照客觀的辯證法來說，相對中是有絕對的。依照主觀主義和詭辯論來說，相對就祇是相對而排除絕對。』（註）

（註）列甯著：哲學筆記，頁三二六。

詭辯論底分析顯示吾人，以否定或不了解對立物之統一與鬥爭底法則爲基礎的形而上的形式邏輯思惟，不但可以表現於同一性、規定性、固定性等概念底絕對化底形式，不但可以表現於論劃分一事物與他事物之永久不變的絕對界限的學說底形式　而且也可採取相對底絕對化，任何界限底絕對否認底形式，採取絕對的相對論和懷疑論底形式表現出來。

形式邏輯否認矛盾之客觀的實在性，而認爲矛盾祇能發生於人類底主觀思惟，我們就應該用種種方法去避免思惟中的矛盾，因爲它們(指矛盾——沈)是跟眞理不兩立的。辯證邏輯則相反，它認定客觀的辯證矛盾是一切事物自己運動底根本原則，因而它以日益充分反映這些客觀矛盾到思惟中去　作爲自己的任務。但是這並不是說，任何矛盾都是辯證的矛盾。也有一些荒謬的矛盾爲辯證法所斷然排斥，而恰恰成爲形式邏輯的思惟之特點的。形式邏輯的思惟企圖

拿它底形而上的範疇去表達充滿內部矛盾的現實，因而它不可避免地要墮入那種荒謬的矛盾中去。恩格斯曾隨時隨地揭示和暴露如哲學家杜林（Dühring）和物理家威德曼（Widemann）等形而上的思想代表所犯的那種荒謬的矛盾；他指明這類矛盾正是從這些先生們底形而上的思惟方法中不可避免地產生出來的。這種形而上的荒謬矛盾底實例之一便是熱烈反對辯證矛盾之客觀實在性的杜林所持的「計算無限數的系列」的觀念（註）。

（註）參閱反杜林論第一篇，第五章。

這類荒謬矛盾底另一個實例是著名的「有組織資本主義」論；這個理論本身包含着荒謬的矛盾，因爲有組織性和有計劃性是跟無政府的資本主義制度底本質本身不並存的。

關於唯物辯證法對「非此卽彼」、「旣是又非」兩公式的看法問題，存在着

特別多的誤解和錯誤。普列漢諾夫在其與柏恩斯坦的論爭中，完全無批判地把反辯證法者和唯心論者柏恩斯坦底問題提法接受下來作爲討論底基礎；這種提法是把辯證法和形而上底對立，簡化爲上述兩公式底對立了。然而這樣的提法是完全不對的。形而上的形式邏輯底本質不是單純地存在於「非此卽彼」這一公式，而是存在於它對這一公式(同樣地對其他公式)之抽象的形而上的了解，在於它把這公式看成純形式的、絕對的、抽象的原則，而否定了事物本身底內部矛盾，否定了它們底自動性和它們底活的具體的相互連繫。更不正確的是把辯證法簡化爲「既是又非」的公式。這個公式可以表示(而事實上也很多是這樣表示)絕對地否定任何確實的答案。在這種場合，辯證法變成了詭辯論和相對論了。恩格斯寫道：「在歷史中，因對立而起的運動，在一切先進民族底一切緊急關頭，總表現得特別顯著。在這樣的時候，一個民族祇有在兩條道路中間選

擇一條：「非此卽彼」（亦譯「或者這樣，或者那樣」——沈），而問題底提法，往往跟一切時代底政客化的俗流之輩所願望的完全不同。』（註一）除了「非此卽彼」這一公式之外，辯證法在適當的場合，也應用「既是又非」的公式（註二）。但是它根本排斥那種無條件的、到處一樣地適用的、因而又是純形式的和抽象的「非此卽彼」的公式，同樣地它又根本排斥那種無條件的、到處一樣適用的，卽同樣是純形式的和抽象的「既是又非」的公式。後面這一種公式，常爲折衷派所採用；這派學說機械地、純外表地把某種事物之兩個或更多的形式邏輯的界說互相連繫起來，既不說明它們內部的相互連繫，亦不說明它們在現存諸狀況具體結合之下的意義；同時它又不指出現存具體階段上的基本的和主導的東西，並且不去考察一定的具體事物底自己運動。

（註一）馬恩全集卷十四，俄文版，頁四三三。

（註二）同上，頁四三二。

當形式邏輯談到關於概念、判斷和推論的學說時，特別明顯地暴露着它把概念看作某些「標徵」之現成的、停滯不動的結合，看作一些個別的抽象特質之機械的總和。依照形式邏輯底見解，由低級的升到高級的、較一般的概念，意思就是拋棄這一總和中的某個標徵，因而也就表示概念內容底貧乏化。概念愈廣泛，它底內容愈貧乏，這便是形式邏輯底原則。可是眞正科學的概念，成爲大量經驗和觀察之總括的概念，不祇是抽象的，同時也是具體的：它們內部包含着個別、特殊和一般之全部豐富性，它們反映着現實底這三種互相連繫的原素之辯證法。假如形式邏輯底某些代表（如舒披）也有反對範圍和內容成反比例的那種傳統的形式邏輯底公式的話，那種批判底結果祇是拿另一種形而上的形式去代替這一種罷了（舒披卽以「意識一般」的學說去代替；依舒披底見

解，認識底全部內容是按照這種意識底形式邏輯的法則來規定的）。形式邏輯中關於概念之種類與形態，定義與分類的全部傳統學說，以及關於判斷與推理的全部形式邏輯的理論，都是建築在概念之範圍與內容成反比例的那種荒謬法則上的。形式邏輯底代表們往往對概念底定義給予極大的意義：他們企圖立刻給一個十分完整的絕對無缺的定義，以便把它當做一種「永久眞理」來依據。可是實際上定義祇有極端假定的和近似的性質。恩格斯寫道：『一切定義，依照科學的觀點來說，都只有極微細的意義　爲了要眞眞無微不至地知道什麼是生命，我們就得把它底一切表現形式，從最低級的到最高級的，都加它一審攷察纔行。但是在實際上類似的定義是很方便的，有時甚至於必然的；只要不忘記它們內在的諸缺點，它們是不能損害什麼的。』（註一）

在論判斷和推理的學說中，形式邏輯只限於不同的判斷和推理形式之單純

的列舉和外部的比較，而不涉及它們任何內部的連繫。相反的，辯證邏輯則『從一個形式引導出另一形式來，規定它們中間的從屬關係，而非對等關係……，從低級形式發展出高級形式來。』(註二)再則，辯證邏輯替這些形式底分類所奠定的基礎，不是三段論中的結論(判斷)底諸名辭間的外部關係，也不是結論底質、量、關係和式樣之形式邏輯的區別，而是個別、特殊和一般之辯證的相互關係和人類知識之歷史的發展。對於思惟及其形式之研究缺乏歷史的觀點，不了解人類底社會歷史的實踐在人類知識發展中的作用，——這便是一切形而上的思惟及其理論的表現——形式邏輯——底特徵。

(註一)恩格斯著：反杜林論或馬恩全集卷十四，頁八二。

(註二)恩格斯著：自然辯證法，頁四九四。

傳統的形式邏輯給三段論法的學說以特別多的地位來討論，因爲它認定三

段論法是高級的認識形式。形式邏輯的三段論法之典型的例子便是著名的『凡人皆要死，——王某是人，——故王某亦要死』。這個例子是用來說明所謂三段論法底「第一形態」，——它底「第一樣式」的。中世紀的經院學派製定了一種研究三段論法底各種「形態」和「樣式」及由一形態到另一形態底形式的轉化之極詳盡的學說。這種學說底特質是完全忽略推理底內容和純機械地解釋思惟底外部形式及其各種結合。經院主義的三段論法之無內容、無效果及其矯揉造作性，引起了文藝復興時代以來對它的抗議。但是這一論推理的學說之基本的、主要的特徵，——它底形式主義和死板的抽象性，——直到今日還是保存着，而在最近的邏輯學思潮中反在某些關係上加強起來；這類邏輯學對於諸種「命題」之間的相互關係，嘗試給以更形式的和更抽象的解釋，而完全忽略了它們底內容。

列甯指示道：『最尋常的邏輯「形態」……就是經院派式地被抹煞了的……最尋常的事物間的諸關係』（註）。形式邏輯「抹煞」了這些關係，把它們跟事物分裂開來，又將它們轉變爲死板而無內容的形式和圖式。結果是『三段論學說之苦腦的詭計』（列甯語）而不是對人類認識底具體形式——在其發展中，在其對人類社會歷史實踐的依賴關係中，在形式與內容之不可分裂的統一中的各種具體形式——之活潑的、具體的、歷史的研究。

（註）列甯著，哲學筆記，頁一七二。

經院派形式邏輯底三段論法，正如黑格爾所說，只能引起厭倦（關於黑格爾底這幾句話，列甯曾在旁邊註上「對的」二字）。沒有一種眞實的科學採用這樣一種三段論法的。形式邏輯底信徒們特別喜歡援引數學的科學，他們認爲彷彿這種科學彷彿是完全歸結於得自幾個原先確定的公理的三段論的演繹法。

這種見解實在是大錯而特錯。恩格斯說：『數學的公理是極端貧乏的精神內容底表現，數學應從邏輯方面借取這種內容……。用這類內容貧乏的定則，不論在數學中或在任何領域中，誰都不會被誘惑的。爲要作進一步的研究，我們應當引用實在的關係，卽取自實在物體之諸關係與空間性的諸形式』(註)。當形式邏輯底代表在研究數學（或研究其他任何實證科學）的時候，他不能不吸取實在的內容；不然他就不能移動一步。可是當他試圖從理論上去理解數學的課業時，他就想把一切事情都歸結於形式邏輯的三段論法；這一來就抹煞了科學底本性，因而弄得頭尾不能啣接起來，不能使自己的邏輯理論跟科學的實踐相配合而達到完整的科學的世界觀。

(註)見反杜林論，或馬恩全集卷十四，頁四〇。

爲三段論學說之最大特徵的抽象的形式主義，也表現於形式邏輯底其他一

切部門中，特別是在關於科學研究方法的學說中。在這一形式邏輯底部門中，（或如恩格斯有時所稱呼的，「尋常邏輯」），只考察到在形態上爲人類和動物所共同的那些最初步的思想方法：『歸納法，演繹法，……抽象法，……分析法（例如打碎合桃便是分析底開始），綜合法，以及爲二者之聯合的實驗法……。反之，辯證法的思想，——正因爲它以概念本身底研究爲前提的，——只是人類所獨具的，而且只是在較高的發展階段上的人類（釋迦牟尼派和希臘的思想家）所獨具的，而只到了晚近，只在現代哲學中，它才達到了完滿發展底地步。』（註）

（註）恩格斯著：自然辯證法或馬恩全集卷十四，頁四三〇。

四　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之相互關係

形式邏輯是人類知識發展途程中的低級階段，它被辯證法所揚棄，後者是「思惟底高級形態」（恩格斯在反杜林導論中所用之語）。在一定的時代，形式邏輯曾成爲科學發展之必然的形式；當時科學底任務在於把握自然界底個別的事物，發見個別的運動形態，將整體分解成爲各個部分而認識它們底最單純的特質。到了現在這個時代，形式邏輯已絕對不能適應人類知識發展底當前階段，不能適應無產階級推翻業已耗盡生氣的資本主義組織和建設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的階級鬥爭底當前階段。在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掌握中的形式邏輯，變成保存一切古舊和陳腐東西的反動工具，猶如在革命的無產階級掌握中的唯物辯證法之成爲認識和改變世界的革命工具是一樣的。形式邏輯是勞工階級敵人底理論武器。形式邏輯的見解，爲俄國孟塞維克底特點，爲國際社會民主黨人底特點，亦爲蘇聯共產黨內部各種各樣機會主義傾向底特點。我們不可能

跟形式邏輯成立任何的妥協。恩格斯早已指出，『全部邏輯祇是從向前運動的諸對立……根據(理由)和結論，原因和效果，同一和區別……發展出來的』(註一)。這就是說，全部邏輯都是辯證法的邏輯。列甯乾脆地在馬克思主義和辯證邏輯之間加上了一個等號；他寫道：『馬克思主義，卽是說，辯證邏輯』(註二)。

(註一)馬恩全集卷十四，頁三九一—三九二。

(註二)列寧全集卷二十六，頁一三五。

當然我們也不能由此得出結論來，說形式邏輯簡直是胡說。它把知識底某些相對的徵候，偏面地誇張成爲絕對的。形式邏輯底研究，縱然在今日，對於我們仍有意義；這不祇是因爲我們必須要明瞭自己的敵人，而且也因爲從辯證法的觀點看來，了解思惟發展底以前諸階段是很重要的。假如拿形式邏輯底純

粹的邏輯內容來說，那末它是低級思惟底邏輯。爲要確立高級思惟底基礎，爲要做一個自覺的辯證法家，就得澈底地研究低級思惟，了解它底各種缺點和克服這些缺點。因而列甯曾指示說，對於學校低年級底學生，必須以形式邏輯爲限 可是務必「加以修正」(註一)。要立刻成爲一個辯證法者是不可能的，因爲運用概念的技藝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包括在平凡的常識中，而是要求眞實的思惟。」(註二)要求接受人類知識底歷史發展中的一切主要的收獲和理解人類底全部社會歷史的實踐。普列漢諾夫對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之關係問題，曾給了不正確的解釋；他劃分了兩個「領域」：統治一個「領域」的是辯證法，統治另一「領域」的是形式邏輯。普列漢諾夫所根據的出發點，是他對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底實質之錯誤的理解；而這種錯誤的理解又跟普氏底全部孟塞維主義的政治路綫有着密切的連繫。普列漢諾夫認爲凡是我們按照「非此卽彼」的公式去作判

斷時，就表示我們是在應用形式邏輯。而照他底意見，以爲凡是在我們探討到業已存在的諸事物的時候，我們就應用到形式邏輯。可是在我們考察事物底運動和變化，考察新的屬性和新的事物之發生時，我們就該受辯證法底指導而應用「既是又非」的公式。然而『形式邏輯底基本法則在某種限度內亦適用於運動的』(註三)。普列漢諾夫底「兩個領域」論是十分錯誤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辯證地發展着的，因而爲客觀現實之反映的人類意識，只有當它完全合乎辯證法的時候，才算是正確的(帶着某種變動底相對性)。從辯證法底權能範圍內作原則上的除外而留出地位給形式邏輯，那是絕對不許可的。普列漢諾夫在政治上的機會主義錯誤之形式邏輯的基礎，曾被列甯再三地揭露過(註四)。

(註一)列甯全集卷二十六，頁一三四。

(註二)恩格斯著，反杜林論，或馬恩全集卷十四，頁十二。

（註三）見俄文再版恩格斯著，費爾巴哈論中之普列漢諾夫序言。

（註四）參閱列寧全集卷三，頁十二與卷十，頁二二八，論普列漢諾夫對於無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中的不獨立的作用之形式邏輯的推理。

在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之相互關係問題中，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者和機械論者犯了更多的錯誤和曲解。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者形式主義地解釋辯證法，他們把辯證法解釋成死板的、無內容的模型，拿唯心的經院說教和邏輯範疇底玩弄代替了具體的唯物辯證法。他們學着普列漢諾夫，也給形式邏輯劃出了特殊的「領域」，而與辯證法底「領域」相並存。一部分作者（如亞斯摩斯）甚至走得更遠：他們宣佈道，當問題涉及實際的政治決定時，就必然常常受形式邏輯底指導，不然的話，在他們認爲就得不到確實的、固定的、不含糊的和不矛盾的答案了。』機械論者也整個兒地、完完全全地做了形式邏輯底俘虜　照華

爾耶塞（Waryash——蘇聯機械論底主要代表之一——沈）底意見，『形式邏輯是辯證法底組成部分』（註）。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爲我們知道形式邏輯並不包括在辯證法之中，而是被辯證法所排斥、所推翻、所克服的。可是在華爾耶塞底觀念中，以及同樣地在其他機械論者底觀念中，事實上並且還不是形式邏輯被包括於辯證法中，而是機械地被曲解了的辯證法被包括於形式邏輯中（同時，辯證法底核心法則——對立物底統一和鬥爭的法則——被曲解爲兩種相反方向的外在力量之機械的衝突）。

（註）見邏輯與辯證法，一九二八年版，頁三。

爲勞工階級全部生產的、革命的、科學的實踐之最高產物的唯物辯證法是爲勞工政黨底總路綫而進行的鬥爭中之強有力的武器；同樣地，形式邏輯就是蘇聯共產黨中一切反列甯主義傾向之方法論的基礎。形式邏輯的思惟，構成了

孟塞維主義底特徵；這一點列甯曾經再三予以指出，他給孟塞維主義的形式邏輯的演繹法、三段論法和詭辯論以粉碎的辯證法的批判。一九二一年，在關於職工會問題的討論中，列甯曾予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底見地以淋漓盡緻摧毀無餘的批判；特別又揭露了那種見地底方法論的根源，在於以形式邏輯和形式邏輯的折衷論代替辯證法。在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底錯誤時，列甯對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之間所存在的根本區別，作了一番普遍的總括的估計。列甯寫道：『形式的邏輯……抓住了形式的定義，它只注意到最普通的或是最常遇見的事物，並且僅僅以此爲限。這時假如有人拿住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的定義，並且完全偶然地把它們聯合起來……，我們就得了折衷的定義，指示事物之各方面的折衷定義，而且也只是這樣。辯證法的邏輯則要求我們更深入地去觀察。爲要切實地知道事物，就得抓住和研究事物底一切方面，一切連繫和「紐帶」。

我們有時不能充分地做到這一步，可是全面觀察底要求，警戒我們去避免錯誤和死板化。這是第一。第二，辯證法的邏輯要求從運動中從事物底「自動」中……和變化中去觀察事物……。第三，人類的全部實踐應當加入事物之完整的定義中去，而作爲眞理底標度和作爲事物跟人類需要之關連底實際決定者。第四，辯證邏輯教示吾人，『抽象的眞理是沒有的，眞理永遠是具體的』(註)。

(註)列寧全集卷二十六，頁一三四——一三五。

托派和右派底錯誤底形式邏輯性，在例如他們對於新經濟政策的解釋中，顯現得頗爲明顯。不論托派或右派都不了解新經濟政策底辯證法，被斯大林在許多作品和講演中天才地揭發出來的新經濟政策之辯證法。托洛茨基派否定了在新經濟政策軌道上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性。照他們底意見，新經濟政策底任

務在於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提高本國底生產力。依照他們底判斷，新經濟政策與社會主義之間，應當還存在着一個跟新經濟政策根本不相同的經濟政策底階段；黨祇有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後纔能開始走上那個階段。右傾機會主義者也不了解新經濟政策底兩重性。他們把新經濟政策祇看作商品買賣底自由。他們沒有看見新經濟政策底內部矛盾，其中的社會主義成分跟資本主義成分的鬥爭；這種鬥爭將引導到資本主義底消滅，小商品經濟之社會主義的改造和社會主義社會之建造。新經濟政策軌道上的社會主義建設，被右派解釋成自發的、平順的過程，這過程隨伴着富農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過程。當黨在一定的階段上開始限制私人商業自由，採取非常手段對付富農，和以後更進而在統盤集體化基礎上實行消滅富農這一階級的時候，右派就斷言道，黨已經廢除新經濟政策，而且他們把新經濟政策估計爲國家資本主義。唯其如此，所以他們

拒棄對資本主義成分的總進攻，而代之以爲着新經濟政策被廢除的悲鳴。這樣看來，反映蘇聯國內資本主義分子利益的右派和托派底反革命的實踐，是跟新經濟政策之形式邏輯的、單方面的、抽象的形而上的解釋相關連的。

形式邏輯

著者 勃魯塞林斯基
譯者 沈志遠
出版者 生活書店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東北區即光華書店）
北平 天津 石家莊
瀋陽 長春 哈爾濱
濟南 維坊 佳木斯
大連 安東 齊齊哈爾

一九四九年三月東北初版五千册（大連）

版權以有*不准翻印·

No. 419 p.81 862 Ab 013017

10
4464223

基本定價
$ 190

內政部
人文社會科學
圖書館